

「台灣留美客」：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的跨界移動與城市書寫ⁱ

謝欣苓ⁱⁱ

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當代女作家章緣的跨界移動和城市書寫，作為一個經歷多重跨國移動的女性移民，如何觀看與想像中國的都市空間。章緣在九〇年代赴美留學，並定居紐約長達十多年之久，之後移居北京，目前定居上海，她在台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多重移動對於她的城市觀察與書寫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作品呈現女性移民與不同地方和文化之間的互動，並挪用地文化與原鄉記憶來想像新的居住空間。本文將以章緣的散文集《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為觀察對象，討論章緣由一個世界公民的視角，並憑藉其西方文明與多元文化的薰陶，如何描繪與批判中國的城市空間。在經歷不同城市的文化差異之後，城市空間之於章緣是透過多重文化混雜而成的跨國想像，有別於在地居民的視角。

關鍵詞：章緣、移民、跨國移動、城市

ⁱ 本文英文初稿宣讀於 2015 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感謝桑梓蘭老師的諸多提點。本文之定稿承蒙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ⁱ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American Guest from Taiwan”:
Translo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Urban Space
in Zhang Yuan’s *Being Eileen Zhang’s Neighbor*
Hsieh, Hsin-Chin**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examine the translocal imagina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a, with a focus o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in Zhang Yuan’s writing. Zhang Yuan is a Taiwanese female writer, who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90s, then relocated to Beijing and now settles in Shanghai. Her multiple relocations among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influenced her writing of urban space, which exemplifies women migrants’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les and representation of places on the basis of local condition and homeland memory. Zhang Yuan’s *Being Eileen Zhang’s Neighbor* (2008) will be analyzed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cities are portrayed and criticized from a significant cosmopolitan viewpoint of migrants who are cultivated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After encounter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ultiple societies,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Zhang Yuan’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space as an enclave is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s a site of transloc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hybridization. The image of place is not only reinvented by material and cultural encounter and migratory trajectory, but also reveals how local urban space in China is transformed and created by middle-class migrants’ privilege and cosmopolitanism.

Key Words: Zhang Yuan, migrant, transnational movement, urban space

一、前言

作為一個台灣的移民女作家，章緣（1963-）畢業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在九〇年代赴美留學，取得美國紐約大學表演文化研究碩士。曾在美國《世界日報》擔任記者，出版的作品包括小說集《更衣室的女人》（1997）、《大水之夜》（2000）、《疫》（長篇，2003）、《擦肩而過》（2005）、《越界》（2009）、《雙人探戈》（2011）、《舊愛》（2012）、《不倫》（2015），以及散文集《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2008）。她早期的作品如《更衣室的女人》和《大水之夜》主要處理女性的私人生活、身體與情慾，循著相似的視角，並受到自身生命歷程的影響，她的近期書寫多著墨於女性移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其和在地社會的互動。此外，由於大學時期閱讀張愛玲的作品，章緣短篇小說的創作尤其受到張的影響，憑藉張愛玲的文字也使得章緣更了解上海。移居上海之後，張愛玲的作品即成為章緣探索上海的主要參考依據，也促成散文集《當張愛玲的鄰居》的出版。

從台灣、美國到中國，章緣的多重跨國移動深深地影響她對於移動軌跡、日常生活和都市空間的書寫與觀察，立基於在地的文化與原鄉的記憶，她的創作展現了女性移民與在地社群的交流與對話。章緣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疫》以紐約法拉盛的台灣移民為主角，描寫了在地台灣社群的建構和他們逐漸形成的地方歸屬感，¹其他作品亦處理跨國移動與其所居住的都市空間再現，包括台北、紐約、北京和上海。在前行研究中，已有許多關於章緣小說的討論，²本文將聚焦章緣目前唯一出版的散文集《當張愛玲的鄰居》，探討在居住於台北與紐約多年之後，受到台灣與美國的教

¹ 謝欣芬，〈章緣《疫》的離散華人跨界移動與在地社群生成〉，收入陳萬益等編，《台灣文學論叢（二）》（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頁369-412。

² 參閱薛玉娟，〈他／她從海上來：章緣小說中的上海台灣人圖像〉（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06），此本論文討論《越界》和《雙人探戈》，並且聚焦於台灣人在中國的身份認同和人際關係，未處理地方的書寫與再現，另有專論如陳惠閔，〈台灣旅美人士的中年困境書寫研究-以章緣《疫》為討論中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07），討論章緣長篇小說的中年危機，未探究跨文化想像，基於此之上，本論文將討論重心置於中國城市的書寫。

育與文化影響，章緣如何描寫中國的都市空間。

《當張愛玲的鄰居》分為兩部分：「紐約人在北京」和「上海浮潛」，是章緣為美國《世界日報》寫的專欄文章結集而成的散文集，亦是對比中西方文化差異並且不斷調適與觀察而完成的作品。透過一個外來者的視角，章緣描寫了北京和上海的都市地景、文化差異和社會現象，在經歷多重文化之後，她所再現的中國城市是由多元文化視角混雜且重構而成的「跨地域想像」(translocal imagination)。張英進認為，「跨地域」(translocal)是指「以地方為基礎的想像，並揭露在地與全球的互動過程，過程中不只涉及資本與人的流動，同時也包括思想、圖像、類型和科技的多重地域性(polylocality)。此外，跨地域性亦非單向的，相反地，多重地域性促進了不同空間和形式的合作、競爭、辯論與矛盾。」³基於此觀點之上，跨區域想像作為一個分析的工具，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人與知識在全球與在地之間的流動，更重要的是它強調能動性與根植性(rootedness)以及主體和地方的緊密聯繫。當人們自由地在地方與地方之間移動時，他們可以藉由主體意識建立人際網絡與地方認同。我將挪用跨地域性的概念來分析章緣的書寫，因為她援用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多元的文化題材在刻畫中國的都市，我將她的作品視為跨地域想像的產物，試論其跨國移動經驗與書寫之間的關係。

此外，由於章緣的跨界移動受到晚期資本主義的影響，她擁有了能動性與資本能夠自由地移動，因此她在北京與上海所接觸到的移民或在地居民大多都是中產階級，其書寫亦反映女性移民的能動性與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地方的意象不僅是建立於物質與文化的互動與對話之上，同時也揭露了在地空間如何被中產階級的優勢與世界公民的視角重新想像與改變。

³ Yingjin Zhang,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locality in Chinese Cinema." *Cinema Journal* 49.3 (2010), pp. 136-137.

二、「台灣留美客」

我到底是哪裡人？美國人，中國人，台灣人都是我身分的一部分。台灣是母親，是出生地，好壞都是母親。美國是伴侶，有職業，房子和責任，是伴侶關係，上海是情人，是現在進行式，很多事還在探索和發生。⁴

在章緣的訪談中，她的身分認同是值得關注的，採用人際網絡來定義她和三個地方之間的關係，包括台灣、美國和上海。不意外的，作為原鄉的台灣是母親的意象，人是無法選擇和切割的，移民理所當然會將原鄉視為母國。美國作為新居地，被定義成夥伴關係，提供她和她的家人求學、工作與定居的機會，就像那些擁有美國夢的移民，她在美國生根並建構新的家。在台灣和美國之外，她和上海的關係像情人，充滿新奇、冒險、發現與探索。藉由章緣對於地方感的建構，我們可以理解到她的認同建構是複雜的現在進行式，因為她不斷地和這三個地方和其文化對話，並挪用不同元素來建構自我認同。

「台灣留美客」意指從台灣到美國的移民，章緣用以定義自己的身分，同時也指涉了其身分認同的複雜性。這個詞最先是被用來作為散文集《當張愛玲的鄰居》的副標題「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她的自我認同很顯然是立基於多元文化背景之上，並且將自己視為一個世界公民，其認同因此是流動的，並且和地方感與當下的心理狀態有關，同時也讓她取用了台灣、美國和中國的文化元素來豐富其寫作題材。作為一個台灣留美客，她不斷地與原鄉和新居地的文化協商，因此她的作品為跨國移動寫作樹立了一個新的典範，強調新居地的在地文化，而非對於原鄉的鄉愁，從一個居中的視角呈現在地與跨國多重文化，這樣的中間性（in-betweenness）源自於其「客人」的身分，永遠的外來者，才能自由地移動和書寫，因此她的地方再現是跨國移動下的產物。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將中間性（in-betweenness）定義為：「私領域與公領域、過去與現在、心理與社會所發展出一種有裂縫的親密感（interstitial intimacy），這種親密感挑戰了各種二元對立的概念，在此許多社會經驗

⁴ 姚嘉為，〈越界生活的細微書寫—專訪章緣〉，《文訊》306期（2011），頁32。

常常被建構為相對的兩面，但是這些層面其實受到居中的暫時性（“in-between” temporality）所連結而成，並且產生『在家』的狀態，同時形成世界歷史的概念。」⁵這樣的中間性和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相關，同時將主體和多重面向的文化生產與對世界的再現緊密連結。章緣作為一個個案，中間性的概念源自於她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在不同地方游移的客人，她的地方再現不是單一面向的，而是將多元文化揉雜成後現代的產物。

不同於前輩作家筆下的流亡與離散者，如白先勇和聶華苓的作品，章緣並未經歷戰爭所致的流亡過程，不是從中國遷徙到台灣的外省人，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此世代差異和生命情境成就了她和前輩不同的切入視角。另一方面，她是一個具有「靈活身分認同」（flexible citizenship）的作者，能夠自由地選擇居住地和建構認同。王愛華（Aihwa Ong）將「靈活身分認同」定義為：「資本聚集、旅行和錯置的文化邏輯，促使主體能夠藉由流動性與機會來回應政治經濟狀況，在全球範疇內，他們累積資本與社會聲望，透過彈性、能動性和重新定位來定義他們和市場、政府與文化之間的關係。」⁶因此，和不同政治體系和權力結構的協商再協商促成文化生產者的地方再現。由於章緣丈夫工作的緣故，她的跨國移動亦源自於經濟與文化資本的累積，某種程度來說，她並沒有受到太多特定政治體制和國族身分的影響，因而能夠維持其「台灣留美客」的身分，這樣的身分想像具體化了她的能動性與多元文化想像。

有意思的是，相對於「主」，「客」的意象指涉了移民在新居地的暫時身分，一方面，顯示章緣在不同的地方永遠處於一個外來者的心理狀態，另一方面，卻也在居民與移民之間畫出了一條明顯的界線，很多時候移民常常在新居地出現一種無根感。除了台灣留美客以外，章緣也常常在作品中使用「紐約客」這個詞，紐約客有兩種詮釋方式：一，紐約人（紐約在地居民常常以紐約客 New Yorker 定義自己），

⁵ Homi Bhabha,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s*, 30/31 (1992), p. 148.

⁶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

二，紐約的客人。雖然章緣認為自己是紐約的客人，但紐約的在地生活經驗卻頻繁地出現在她的書寫之中。例如，在〈住在北京〉的開頭，章緣以交通方式來描繪她所熟悉的紐約地圖：

我有幸曾在紐約當了幾年居民，日日搭乘地鐵穿梭於曼哈坦，心醉於它的無所不包千奇百怪。之後的遷移，不管是搬到皇后區，或是跟紐約隔著哈德遜河、十五分鐘車程以外的新澤西博根郡，紐約一直是我工作和娛樂的地方。在心靈版圖上，我自翊是紐約客。⁷

藉由日常生活方式，如搭乘紐約的地鐵，促使章緣能夠輕易地道出紐約的地理位置，如曼哈頓、皇后區或者新澤西等等，並不需要地圖的輔助，就可以恣意穿越於不同的地區，彷彿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紐約人。

另一方面，與在地居民不同的生活模式深刻地畫出在地居民與外來者的界線，在同一篇作品中，章緣寫到居民和移民的差異：

幾年前，大陸有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很紅火，說的是幾個北京人到紐約打天下的故事，一個冷暖自知的淘金夢。曼哈坦的五光十色常令遊客驚歎，真的住下來了，那熱鬧也就消退，逼到面前的是食衣住行種種生存問題；繁華大街之外，也看到街後陰暗的小巷。這是遊客和居民最大的不同。⁸

由此可見，生活跟旅行的不同之處在於融入當地生活型態的深淺。當移民者所想像的美國夢不再是過著好日子，適應且融入當地社會以及其他生活的困難面因此顯而易見，而移民與在地者的界線也使得作為客人的移民產生無根的失落感，很難真的成為土生土長的在地居民。

如果紐約客指涉了單一地理區位（紐約），那麼在兩個地方文化的交混之下，台灣留美客所牽涉到認同想像就更為複雜。如章緣在序言〈當異鄉成家鄉〉中所提到的：「我寫的這些文字，是一個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札記，台灣和美國經驗則是關

⁷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台北：健行，2008），頁 21。

⁸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23。

照的兩大座標。」⁹無庸置疑地，她曾經居住很長時間的台灣和美國豐富了她的書寫，也成了她描寫中國生活的對照標準，描寫北京和上海的視角，仍然立基於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但是建構於不同文化的比較之上。她常常使用美國的文化或標準來評價中國的生活，例如以美金作為計算單位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的挑剔，無非是住慣美國，把美國住屋的講究視作為理所當然。可我們認識的一些人，住在胡同裡，美金幾十元租間房，冬天沒有暖氣，夏天沒有冷氣，洗澡得去澡堂，上廁所得去公廁。我們必備的條件，竟然是一種奢華。」¹⁰住屋條件與狀況的比較，無疑隱射了章緣以美國作為基準的價值觀，是以用來評價北京的生活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她並不是使用當地的幣值——人民幣來衡量租金，而是美金，作為一個在地人應該用當地使用的幣值來生活，但顯然在此章緣仍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帶著西方價值觀生活在北京。台灣留美客的經驗與視角，讓她能夠挪用美國經驗來描寫現居地——北京，她所採用的美國模型不僅僅反映了西方經驗的優越感，更重要地，她選擇和當地社會維持一定的距離，作為永遠的客人。我認為如此模糊的多重認同，不論紐約客或者台灣留美客，都和她多重跨國移動的經驗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涵養有關。

三、北京：台灣、美國和中國的文化相遇

在經歷多種文化和身分的改變之後，章緣的中國城市書寫事實上是跨國想像的混雜產物。換言之，跨界移動促成了多重文化的混雜，並在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付諸實踐，新居地和原鄉的文化同時影響了移民在新居地的在地化過程，觀看與經驗世界的方式導因於在地知識的習得。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指出在地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並且認為要深入了解一個地方，人們應該將這個地方置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並學習在地知識。¹¹比方說，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即是適應新居地的一種途徑，交通工具指涉了觀看、被看與文化分野的限制，它提供了移居者一種

⁹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12。

¹⁰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22、23。

¹¹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探索城市的方式。章緣在〈排什麼隊〉中比較了紐約和北京的大眾運輸系統：

紐約的地鐵有時也像擠沙丁魚，但是魚兒是魚貫上車後才擠在一起。這裡尖峰時刻的公交車，上車就像是一場肉搏戰。更糟的是，一般人沒有先下後上的觀念。朋友到醫院排隊掛號，突然有人插隊到前頭，嘴裡還嚷著：「讓一讓，我是高幹。」她的女兒上下學尖峰時段買地鐵車票，已經到窗口了，還是被旁邊不斷擠過來的人搶先，最後媽媽教她一招，排到窗口時要張開雙肘護住地盤。¹²

當紐約地鐵乘客有秩序地上下車時，北京的地鐵卻是一團混亂。在這個例子中，章緣再次採用美國的生活標準去衡量北京的生活，藉由描寫擁擠的地鐵，她對這兩種文化評價的高低差異顯而易見。從交通工具的書寫，章緣認為她並沒有逐漸習慣北京的混亂，從一個有秩序的城市搬到此地，如此的雜亂反倒讓她與在地社會畫出一條界線，選擇當一個外來者。

然而，經歷了國家與國家，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多次移動後，國家與城市的界線逐漸模糊而不穩定，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身分反而使得章緣能夠輕易地在一個新的地方定居。移民與外來者的認同方式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每個地方都能成為家，但同時，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的家。在〈李蓮英新世界〉中，描寫章緣和家人搬到北京後，對於北京的生活方式與城市的觀察，她也討論了身分認同的問題：

北京住得習慣嗎？親友都關心。他們不知道，在美國浮沉十幾年，回到講中文講人情不講隱私的地方，那股令人皺著眉頭偷笑的親切感。離鄉十餘載，異鄉客和邊緣人的角色，早就內化在呼吸裡，不論到哪裡，即使是台灣，都是在「他方」了。在北京想方設法買統一醬油、台鳳罐頭和舒跑飲料的台客鄉愁，我們沒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面對異地文化的安然。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的，倒是物質文明所養成的優越感。¹³

身分問題一直是移民作家擅長也時常處理的議題，對於章緣來說，外來者的身分

¹²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81。

¹³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18。

讓章緣能夠受惠於各種文化，同時也讓她的不論居在何處都能擁有自在的歸屬感，這樣的觀點似乎也表示了地方與地方的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為地理疆界與文化的界線日漸模糊，在異鄉能夠買到家鄉的食物就能滿足移民的鄉愁，也讓他們能在新居安穩地生活，但是對於章緣而言，食物並不是一種鄉愁，她能自在地面對北京與台灣不同的文化。而從講求隱私的美國，回到沒有秘密的華人世界，反而讓她有一種熟悉感。克里福（James Clifford）提出了根（root）與路徑（route）的概念來解釋旅行中的文化認同，他認為文化認同逐漸成為不穩定的概念，也瓦解了在地/外來的二元對立，卻也因此產生了不同城市文化的不和諧與競爭。¹⁴就章緣的例子來談，外來和在地的界線是模糊的，她的北京書寫混雜了在地文化和美國的標準，是跨文化也是跨地域的，亦可視為作者將各種文化融合在同一城市的結果。

除了將美國的文化與生活型態視為一種典範之外，章緣也使用了台灣記憶來描寫北京生活，透過台灣和北京的文化交流，讓章緣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家」。〈寶島出品〉描述台灣文化在北京的流行：

今天住在京城，我更嗅到濃濃的台灣味，這味道主要以台灣的流行文化傳遞。台灣之於內地，有如早年香港之於台灣，是各種時髦消費和流行的發源地。到北京隔天，就讓朋友請到後海有名的烤肉季吃飯。夜色中，水上船隻點點，露天酒吧高朋滿座，傳來的音樂歌聲，竟然都是十五、二十年前在台灣流行的歌曲，有的是原聲，有的是翻唱，讓我有今夕何夕之感。之後，搭出租車，去美容院，逛商場，背景音樂常是鄧麗君、蔡琴、小虎隊……還有台灣一些當紅歌星的歌聲。蔡琴、齊豫、齊秦、羅大佑等到北京開演唱會，白先勇的《牡丹亭》、伊能靜的《周璇》，這個去那個來，都是此間盛事。¹⁵

章緣意外地在北京生活中發現台灣文化的蹤跡，流行文化也為台灣移民帶來了一些溫暖，流行歌曲的傳播為章緣的北京生活添增了一筆特殊的元素，在異鄉遇見故鄉，

¹⁴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⁵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66。

無疑是移居者是一種驚喜。憑藉章緣的多重身分，從外來者的角度來書寫北京是值得關注的，在章緣的視角中，北京的城市想像是由在地、美國與台灣文化交織而成的，同時她援用不同的文化模式來對照也有其特殊之處，當美國文化揭示東方與西方的比較，台灣記憶反而透露了章緣的鄉愁，這三種文化皆是章緣生命經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上海：大都會、台灣社群與張愛玲

在北京短暫居住後，章緣再度移居上海，目前暫住於此，在經歷台灣與美國的生活後，她又多了一個參照點能夠書寫她的移民生活，因此可以預見她筆下的上海不但融合了至少三種文化（台灣、美國和北京）的混雜想像，更有意思的是透過書寫，讓章緣重新建構了她的認同。作為一個世界公民，跨國的視野促使移民不斷地與不同的文化協商，當他們抵達新居地時，能夠有更多的能力去理解並詮釋新的文化，章緣的上海書寫即是立基於這樣多元的跨界移動之上。

上海作為一個新的參照點，也因此成為章緣近期作品的主軸。¹⁶上海作為台商和其家庭移居的熱門城市，台灣人社群在章緣的作品中成為關注焦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描寫台商在中國成功的故事，章緣將重心放在那些和她有相似生命經驗的台商太太們，她們都因為丈夫工作的關係而遷移到中國。比方說，在〈台媽返台休假〉中，章緣寫到台商太太和上海的關係：

暑假一開始，上海大多數的台媽都消失了。這些台灣媽媽毫不留戀地揮別上海，帶著孩子、南北乾貨和仿名牌禮物，奔返台灣的娘家或婆家。

上海有台商四十萬，¹⁷不少人攜家眷長住此地，台媽的人數不可小覷。這些年

¹⁶ 2008年移居上海之後，章緣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四本小說集，包括《當張愛玲的鄰居》（2008）、《越界》（2009）、《雙人探戈》（2011）、《舊愛》（2012）、《不倫》（2015），這些作品都聚焦在上海的台灣人社群。

¹⁷ 在章緣寫作此篇作品時的台商人數至今已有所變化，根據《遠見雜誌》的報導：「2002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剛上任時，據統計當時上海台商約40萬人，全大陸台灣人約100萬。10年後，2012年，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上海台商已達7、80萬人，全大陸台灣人約有200萬人。十年增

齡二十幾到五十幾的太太們，絕大多數是因為先生工作異動或事業開展所需，不得不遠離親友來到上海。

許多台媽認為，在上海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幾年後就會回到台灣。她們不看此地報章雜誌，不想學上海話，電視節目鎖定台灣電視台，想方設法買在台灣用慣的商品，從飲料、醬油到衛生紙，對台灣品牌特別有信心。生活方式與其說是積極融入，不如說是消極適應。相夫教子之餘，上街購物或學點才藝消磨時光，捱到暑假或春節，就可以暫時卸下寂寞異鄉的台媽身分，返回原鄉充電。¹⁸

相透過章緣的描述，很多在中國的台商和移居者仍然採用原鄉的方式在異鄉生活，例如購買原鄉的產品，收看原鄉的電視節目等，同時尋找生活在同一個異地裡的同鄉，並形成一個在地社群，這也是在遷移過程中的一種認同方式，不同化也不在地，而是在異鄉維持原鄉的生活模式。由此可知上海有許多台灣人，其中有許多是台商和他的家人，這樣的社群不但在章緣的上海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成為她主要的書寫題材。章緣筆下的上海城市空間，因而有一部分是由台灣社群所建構出來的，並使得章緣有歸屬感。

然而，歷經多重跨界移動之後，章緣有意識地區別她和這些在上海的台商媽媽們，特別強調她的多元文化背景與世界公民的身分，例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她提到她和台商媽媽的不同之處：

我在上海，無可避免被歸類於「台媽」一族，但我明白，彼此有本質上的差異。

多年異鄉生活的歷練，讓我輕易就適應了北京，更遑論氣候文化更接近台灣的上海。我久不住台灣，可說是斷了奶，不存在對台灣產品的渴望，包括消費商品、流行文化和政治新聞等。我能夠接受內地品牌，也喜歡閱讀某些報

一倍，等於台灣人約 1 / 10 已前往大陸。」參閱：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2051.html (2016.05.14 瀏覽)。

¹⁸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175。

刊雜誌，在北京天天讀《法制晚報》，現在每周必看《南方周末》。生活中，我最強烈的感受往往來自東西文化的衝擊，而非內地與台灣的差異。面對孩子的教育問題時，我思考的不是「簡體字」或「繁體字」，而是「合群」或「特異性」。我也自認是「過客」，但並不是幾年後就要返鄉，而是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這樣的認知，讓我更要把握機會，多看看上海，了解上海。放暑假，我不急著打包回台灣，我住在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¹⁹

雖然台灣是原鄉，但是章緣並不渴望返鄉，或者購買台灣的產品，相反地她能夠很快地適應新居地並且認同在地文化，這就是作為世界公民並擁有彈性身分的一種表現。於此同時，她和上海的台灣社群和台灣產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維繫其「台灣留美客」的身分，而非成為一個充滿鄉愁或者在上海複製台灣生活的台商媽媽。台灣因此成為文化的參照點之一而非唯一，她可以自由運用在書寫中，但並非是一個必然得回歸或者依附的地方。

透過台商媽媽的描寫，可以明白這些人和章緣自己到上海的定居都是由於丈夫工作的緣故，某種程度是被動地受到工作機會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促使這群人從台灣移居到中國，也因此可以很快地結交到擁有相同經驗的朋友。在〈上海不寂寞〉中，章緣寫道：「這裡有幾十萬的台灣人，活躍在社會各個層面，輕易就能認識一群群的朋友，有台商太太，也有跟我一樣有異國經驗的台灣客。」²⁰然而台商太太和章緣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暫居性，當章緣可以到處為家，一次又一次的遷移，這些台商媽媽卻持續找機會回台灣，對於上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與章緣是不同的，上海只是暫居地，台灣才是他們真正的家。

另一方面，從女性的視角來看，章緣不僅描寫了台商太太的生命經驗，同時著名的上海作家張愛玲亦成為章緣書寫上海的主要根據，張愛玲與上海的關係因而時常出現在章緣的文字中。和許多造訪上海的觀光客一樣，章緣也參觀了張愛玲的常德公寓以表欣賞與崇拜之情。章緣原本並非一位張迷，「雖然喜歡張愛玲的作品，雖

¹⁹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176、177。

²⁰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186。

然她的小說是我的文學啟蒙書，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張迷』。」²¹但是作為一個中文系的畢業生與作家，她對於張愛玲的作品十分熟悉，就像〈當張愛玲的鄰居〉中寫道：「人在上海，難免想起張愛玲。」²²其中張愛玲作品與章緣描寫公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十分值得注意，例如章緣陳述她在常德公寓搭乘電梯上樓時的經驗：

一進去，就跟電梯口端坐的一個阿姨打照面。是張愛玲寫過的開電梯的人啊！她在〈公寓生活記趣〉裡記錄了這樣一個鮮活的人物：知書達禮服裝整齊，住客的新聞報他先過目，閒來在小風爐上炒菜烙餅，替張愛玲買豆腐漿丟了瓶，每家住客都是一本清帳……六十年過去，現在守在敞開的電梯前的是位中年阿姨，盯著我打量，我連忙解釋來意，一面作好被轟出去的準備。²³

當章緣參觀常德公寓時，張愛玲的散文成為她的主要參考資料，透過張愛玲的作品去瞭解常德公寓，並且產生租賃一個單位的動機，她相信居住在張愛玲曾住過的地方是一種在地化的表現，由此可知，張愛玲及其作品成為了一種符號，使得章緣透過挪用與書寫以實踐她的上海夢。

儘管如此，公寓的品質卻讓章緣止步，成為張愛玲的鄰居終究只是一場夢，正如〈當張愛玲的鄰居〉的結尾指出：

一個星期過去，沒有回音。我想當張愛玲鄰居的夢，似乎離現實太遙遠了。其實並不遠，只要願意把它租下，就能擁有它一段時日，問題是，我要拿它怎麼辦？張愛玲曾在那裡出出入入，需要人工操作的狹小電梯，積塵的陽台，糊紙底下是什麼風光？她走路的聲音輕扣著樓下的天花板，曾說掃陽台的灰塵，往往直接掃到樓下的陽台上去，除非人家欄杆上正晾著地毯。住在她曾經的公寓的樓下，我會離她比較近，沾一點張愛玲的傳奇，混入我的上海記

²¹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212。

²²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212。

²³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213。

憶。如果在那昏暗的房子裡打瞌睡，肯定會有夢，關於張愛玲……。²⁴

現實與夢境的界線在章緣文字中顯而易見，張愛玲的上海僅存在於章緣的文學想像中，並且被挪用於製造出「似曾相似」(déjà vu)的城市空間。章緣筆下的上海，有一部分是透過描寫張愛玲和她的傳奇而完成的，同為女作家與上海居民，做夢的過程也促成章緣對於張愛玲的認同，對上海逐漸產生的歸屬感，雖然最終只是一場夢。

此外，除了對張愛玲故居的書寫之外，其他在地空間的描繪與觀察更顯示出章緣對於中西文化的對照和比較，如石庫門、弄堂、十里洋場和百樂門大舞廳等。〈石庫門和花園洋房〉即是著眼於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空間：石庫門，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的發展，石庫門漸漸改建成商場或者餐廳，作為剛移居上海的外來者，章緣如此描繪她眼中的石庫門：

有人把單棟石庫門老房子重新埋線裝修出租給外商，更有開發商把一區石庫門，改裝成上海最時髦的「新天地」。我到過「新天地」幾次，露天的咖啡館、精品服飾店、昂貴的消費，感覺就像到了歐美，石庫門建築只是一個空殼。有一回漫步走進泰康路的田子坊，窄窄的青磚步道，兩旁的舊廠房開了一些高檔特色小舖，還有爾冬強、陳逸飛等藝術家的工作室，感覺像蘇荷區。拐進一個石庫門天井，四周店鋪上方就是民房，居民和各國遊客混同，經過時可以聽到他們用上海話隔窗聊天。²⁵

在作者眼中，石庫門不再是在地居民的生活日常，反倒和觀光客一樣與消費文化息息相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章緣以同是藝術文化街區的紐約蘇活作為參照點，亦是另一種中西文化對比的證據。石庫門不再單單是一個代表上海性的建築，亦揉雜了西方的文化，章緣遊走於東西方文化間能夠立即聯想到太平洋彼岸的紐約蘇活，將之和上海的田子坊相互連結，這也體現出她作為一個外來者的能動性和特權性，將各種文化並置於書寫的空間中。

簡而言之，章緣的上海想像和她女性觀點的切入息息相關，她描寫日常生活中

²⁴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219。

²⁵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170-172。

的瑣事，例如學習上海話、搭乘交通工具、逛街和學跳舞等等，書寫日常生活是女作家作品的特色之一。不僅如此，章緣亦試圖在台商太太社群和張愛玲的足跡中找到認同與歸屬感，然而，作為一個外來者，章緣仍與在地社群保持一定的距離，從她的作品中可以得知她的上海是建構於特定的題材上，例如上海當地人和文化是缺席的，因此上海在章緣的筆下仍是一個由世界公民視角所再現出來的大都會。

四、「主」「客」之間的差異

雖然世界公民的身分讓章緣能夠處處為家，但是作為客人和居民的差異在她的作品中仍是十分清晰的，她有意識地時時審視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身分。〈當張愛玲的鄰居〉告訴讀者在張愛玲曾住過的公寓裡租賃一個單位並不能真的成為一個道地的上海人，作為一個台灣留美客在跨國移動中有其優勢與缺點。一方面，這個身分能讓章緣挪用不同地方的文化在她的書寫中，並且形構多元的在地想像，誠如前面討論的北京和上海的再現即是建構於章緣的跨國界想像和台灣與美國文化的對照，著眼於此兩個城市的文化混雜性是極為特殊的切入點。另一方面，這樣的身分認同卻也讓章緣和在地社會維持著一種距離，並且維持她作為外來者的身分。

首先，文化差異成為移民適應或進入新居社會的阻因，例如在中國生活的外來者，常常因為網路使用的限制而感到不便，在〈驚夢〉中，章緣寫道：

在網上漫遊，遇到台灣許多網站或是北美日報網站，搜尋引擎總表示此路不通。所以我人在中國，對其他華人世界的訊息取得反而不便，北美文友的動向和近作，也無從得知。至於中國的負面新聞，則要借助紐約時報網站。就是在這些日常構圖和語言的線索中，我每每從夢中驚醒，而知此地非故鄉。²⁶

網路的限制是中國特殊的社會現象，著眼於此亦能體現在地人和外來者對於網路使用的認知差異。由此可知，雖然能夠在不同地方經歷多元的文化交流，但是這個家始終不是原鄉，章緣對於北京和上海的跨國界想像是具有選擇性的且是理性的知識挪

²⁶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205、206。

用。²⁷然而，對於家的情感經驗、熟悉感和相似性卻使得她察覺原鄉與新居地的相異，此刻，主與客的界線日漸清晰，由於家鄉並沒有同樣由於科技造成的不便之處，差異與陌生感就此而生。

此外，「你從哪裡來？」對大部分的移民和章緣來說是一個稀鬆平常的問題，不論遷移到何處，時常會被問及此問題。〈客從何處來？〉描寫了章緣如何回應在地人關於身分的問題，她的答案直接反映了她的身分認同是流動的，因時制宜，並且受到她所在的地方影響：

在北京住久了，對「客從何處來」的詢問不再設防，直接了當答以「台灣」。其實「台灣人」已經無法完全反映我的文化背景。過去一年對北京的觀察和想法，主要是從我的美國經驗出發，是中與西、城與鄉、集體與個人的對照，那些感歎和驚奇，是一個西方文化者的感懷，而非台客。²⁸

對於章緣而言，台灣只是原鄉，並無法完全體現她的生命歷程。多次跨國移動的經驗促使章緣擁有了流動的認同想像，並且不斷地將自己置於不同的社會情境和語境中，這樣的認同是建構於台灣、美國和中國的文化交流之上，持續與多重文化協商。

章緣在這本散文集的序中，指出家的想像是可以不斷地在新居地製造而產生，「何其有幸，台北、紐約、北京和上海，成為我們一家三口世界的四個支點。從此，回到這四個地方都是回家，異鄉已成家鄉。」²⁹然而，作為一個客人來往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曖昧性仍然在移民身上如影隨形，對於章緣而言，地方並不重要，因為隨處可以為家，家是一個幻象，並不可能成為一個永遠的居住地。因此，移民擁有能動

²⁷ 此一論點，或許也受到書寫環境的影響，例如在章緣和楊明的對談中，章緣提到：「大陸政府對文藝創作有很多「指導原則」（例如過去一年倡導的文學要愛國和服務人民），對港台作品的審查也特別嚴格。我曾幫上海《小說界》連續兩年編選台灣短篇專輯，也幫一些純文學刊物向台灣作家邀稿，官方說法是來稿不能涉及政治、宗教和同性戀，這一標準下，一些重要作家都無法施展了，何況有多少人能接受這樣的命題限制？幸而打打擦邊球，一些好作品還是順利刊登了。」參閱 <http://udn.com/news/story/7048/1271615>-【文學相對論】楊明 VS. 章緣（四之四）台灣到大陸的文學風景，（2016.05.15 瀏覽）。因此，章緣所描繪的北京和上海是部分而非全部，受到審查機制的狀況下，有些議題是作家不願也不敢碰觸的。

²⁸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110。

²⁹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頁 13。

性可以四處遷移，但是作為主人和客人的差異永遠存在。從章緣的作品中，家的想像和多元文化的對話息息相關，但是台灣留美客的身分卻仍然挑戰了同化與在地化的可能性。

《當張愛玲的鄰居》體現章緣作為一個世界公民而成就了多元文化的書寫和城市想像，誠如王愛華所定義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這個詞）指涉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特殊性，體現文化的多重概念與使用。」³⁰章緣的作品的確提供讀者一種理解空間再現、認同建構和多元文化生產的方式，特別是移民的視角使得城市的想像不再是建構於單一文化之上。在這本散文集中，中國的城市空間想像是跨國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產物，同時也體現了移民與文化生產緊密關聯。

³⁰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p. 4.

徵引文獻

專書

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台北：健行，2008。

論文

1. 期刊論文

謝欣苓，〈章緣《疫》的離散華人跨界移動與在地社群生成〉，收入陳萬益等編《台灣文學論叢（二）》，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姚嘉為，〈越界生活的細微書寫—專訪章緣〉，《文訊》306期，2011。

2. 碩博士論文

薛玉娟，〈他／她從海上來：章緣小說中的上海台灣人圖像〉，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06。

陳惠閔，〈台灣旅美人士的中年困境書寫研究——以章緣《疫》為討論中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07。

西文資料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Homi Bhabha, "The World and the Home", *Social Texts*, 30/31, 1992.

Yingjin Zhang,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locality in Chinese Cinema." *Cinema Journal* 49.3, 2010.

網路資料

楊明、章緣，〈【文學相對論】楊明 VS. 章緣（四之四）台灣到大陸的文學風景〉，《聯合報》，<http://udn.com/news/story/7048/1271615>，2016.05.15 瀏覽。

范榮靖，〈從前登陸像成吉思汗，現在台青登陸是白骨精〉，《遠見雜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2051.html，2016.05.14 瀏覽。